微小说

# 找你说说话

洪兆惠

老武进了养老院，消息传开，同学无不感叹。那家养老院在南伙洛，与北伙洛隔河相望。

老武北伙洛生，北伙洛长。回乡务农的第三年被选送进大学，毕业后到县里，一直舞文弄墨，退休前担任县文联主席。

南伙洛是镇，北伙洛是村。老武进了镇养老院，大有归根之意。他妻子说，不进养老院咋整？我一个人翻不动他，那可是一百八十多斤。他进养老院，我腾出来手干点啥，挣了钱让他得到最好的照顾。同学听了，在理。

平日走得近同学约好，一起去看他。北伙洛的那届男生，除了闷子都出去了。闷子一辈子种地。他是个闷葫芦，同学叫他闷子，他受用，他信这个，口开神气破。闷子在微信群里始终潜水，聚会，也不露面，好像没有这个人。他每天愿意扒拉同学群，心里装着大家。老武住进养老院，就是从群里知道的。但是，那天去看老武，闷子并不知情。老武和闷子有过节儿，这在同学中不是秘密。

当年推荐上学，北伙洛有个名额。大队推荐闷子。闷子认干，回队头年打头，二年管信贷，如果不闷，肯定当上队长。更重要的，他数学好，念书时全校有名，这回招生恰好是数学系。大队报公社，公社报县里，都以为板上钉钉，管文教的也说，你可以准备东西了。爸妈给闷子做了被褥，添了衣裤，买了牙具脸盆，可通知下来，没闷子的事。老武被录取，读的不是数学，而是中文。老武顶了闷子。一走一留，两个人后来天地之别。那时如果走的是闷子，闷子就不是今天的闷子。闷子记恨老武一辈子。老武回北伙洛一旦相遇，闷子先瞪眼。

老武试过缓和。有年，村里路面硬化。闷子家住西山边，不挨主路，通往他家的路没铺，依然坑洼，一到雨天，两脚蹚泥。闷子媳妇去找，书记说，钱就这么多，将将够铺主路，你家太偏，只能自己想辙。我们能有什么辙？夫妻泄气。可没过半年，通往闷子家的路也铺了。先传老武单位定向扶贫，一年后才知真相，是老武出钱请人为一家企业写厂史，人家感谢，赞助了那段路。闷子嘟哝：想扯平，能吗？

同学去看老武，自然背着闷子。

看完老武，北伙洛的同学过河叙旧，不巧碰到闷子，说了实话。他们告诉他，进养老院时，老武有南屋北屋可选，他毫不犹豫选了北面，北面朝河，抬头就见北伙洛。其实老武已经卧床，无力站到窗前。他选北面，为的是躺在床上能面对北伙洛，好像能看到他家老屋，屋前那棵枣树。有人叹气，老武可怜，孤零零躺在那儿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闷子心颤，一阵酸楚，晚饭连筷子也没动。在老伴追问下，他才说到了老武。老伴说，老天公平，我们窝在地里一辈子，可我们身体好啊。闷子听得直摇头。夜里，老伴醒来发现闷子坐在院里。满天星星，月牙明亮。远处，蛙声成片。见她出来，闷子说，退一步想，老武也算贵人。我没走，你才能从那么远嫁过来，你嫁过来，我们才有两个宝贝女儿。老伴笑，笑闷子不闷，他心里有好多话，只是不说而已。两个女儿，一个博士，一个硕士，学的都是好专业。如今都已成婚，女婿外孙外女都好。别说在北伙洛，就是在整届同学中，也没人能比。看看孩子，这一辈子能不知足？

闷子放下活，过河去看老武。蹚水时他问自己：见面说啥？对，就问他当时咋整的偷梁换柱？不生气，慢慢问，就想知道个究竟。

见他进来，老武吃惊，伸过手想拉他。他没动，感觉自己笑相不好。他回过身，拉开窗帘，推窗，大开。窗外大片苞米地，苗出得齐，绿油油的喜人。再远，河那边的北伙洛，被岸柳遮住了。眼亮不？身后老武问。他转过来，点点头，拉过椅子坐下。

这么忙，你来干啥？老武又问。

闷子想问的话说不出口，就笑，这回感觉笑得对劲儿。他说，找你说说话。老武说，说话好啊，一辈子也没听你说过几句话。老武笑，闷子也笑。老武等闷子张嘴，可他没话。老武闭眼眯着，闷子安静坐着。他们好像又回到从前，夏天晌午，在河套里洗完澡，躺在沙滩上，谁也不说话，晒着太阳，那种安稳一直留在心里。没多大工夫，老武睁眼说，回吧，地里的活儿不等人。闷子说，屁股还没坐热，你就撵我。老武又说，走，赶快走，等忙完地里的，你整天坐在这儿我都乐意。

地里的活基本完了，闷子和老伴说，老武爱吃带馅的，咱们隔三岔五给他包几个饺子，烙两张馅饼，煮碗馄饨。老伴附和，你们同学你离他最近，过河就到。

这天一早，闷子和老伴早早起来，和好面，拌好馅，包大叶芹馅饺子给老武送去。老伴今天也去，她说，整天老武老武的，嘴皮子磨破了，耳朵听出茧子，人还没见过。闷子找个小瓶，洗干净，倒了一口白酒。老武平时滴酒不沾，可吃饺子时愿意喝上一口。

手机响了，是老武妻子打来的，说老武没了，殡仪馆的车刚走。前几天老武叮嘱过，给你打个电话，说一声，别来了，这么大岁数，那个地方尽量少去。

闷子呆呆坐在那里，面板散落着十几个刚刚擀好的饺子皮。老伴把手上还没包好的饺子往面板一扔，说你这个同学太不讲究，等会儿工夫不行吗？等我们去了，看一眼，哪怕吃上一个饺子也行啊。

闷子看看老伴，无话。

# 寒露

庞宝国

撕开天地的漠然
荡起沧海的流波
流年的琴弦上
一份悲秋也是自在的情怀
最后一批鸿雁南飞
惊醒一树一树的花儿
秋风在院子里打转
我在大片的叶子上写诗
写云朵的去向和颜色
写渡轮为何往来
写壳纹与鸟羽
写远方的秋钓近边
忽然想写
楚国下雨了
汀兰转世成为诗人
她的轮廓和遮掩
让我反复的猜测凝视
她在写离别写团圆写爱情写秋香
窗外蝉声渐隐
大日腾空
眼前是“起舞弄清影”的新画
和铁观音的茶烟
我缓缓地在叶子上落款
好留住这般秋意清欢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

# 遥远的渔家号子

李 玲

辽河口的潮汐往复不休，一遍遍漫过二界沟的滩涂，抚平岸畔的船痕与脚印，却始终带不走那一缕雄浑苍茫的“吼声”——渔家号子。那是一段响彻渤海湾百年的劳动长歌，一段古渔雁人与大海共生共搏的生命母语，如今，这滚烫的呐喊渐渐隐入海风，化作遥远而厚重的乡土记忆，沉淀在这片滨海湿地的文脉深处。

二界沟的滩涂广袤、海况独特，孕育了世代逐海而生的“古渔雁”族群。先民如候鸟般春来秋往、跨海迁徙，以海为田、以船为家。旧时出海布网、打檔修船皆凭人力，单人之力难抵风浪重负，渔民便以呐喊聚力、以节奏统力，渔家号子由此诞生，成为辽河口独有的海洋民俗印记。

历经数百年演化，二界沟渔家号子形成了六大完整品类，对应全套海上渔事，腔调节奏各司其职、决不雷同。其中，打檔号最具地域特色，节拍急促铿锵，专为海底夯桩布设檔张网所用，最耗体力，也最显风骨。推船号低沉舒缓，适配渔船归岸入海的推拉劳作；搭篷号高亢舒展，适配升帆起航的壮阔瞬间；摇橹号轻柔绵长，适配平稳行船的匀速节奏；拔檔号沉郁厚重，用于渔季落幕后拔除海桩；拉网号雄浑有力，适配集体收网、收获渔获的时刻。这套号子无固定成文歌词，质朴粗犷间，藏着滨海劳动者最纯粹的生存智慧。

号子不只是劳作的节拍，更是二界沟流传百年的海上传奇，是风浪之中救命安身的精神铠甲。当地至今流传着号子镇浪的往事：曾有渔队近海作业，骤然遭遇狂风巨浪，木船剧烈颠簸、岌岌可危，慌乱的船员气力涣散，难以稳住船身。危急关头，领号人挺身船头，高声喊起急促的打檔号。铿锵号声稳住人心，众人循着节奏同步发力、稳舟固网，硬生生抵住巨浪、调转航向，全员平安归港。

这样的传奇在海湾岁岁上演。大雾锁海时，号声是迷途归航的路标；突发潮汛时，号声是聚力排险的号令；渔获满舱时，号声是感恩大海的颂歌。无数次绝境逢生的经历，让朴素的劳动呐喊褪去平凡，承载着渔人与风浪博弈的坚韧，沉淀成独属于二界沟小镇的山海传奇。

时代更迭，终究让渔家号子告别了原生场景。机动渔船取代了木质帆船，机械作业替代了纯人力劳作，打桩、拉网、推船的繁重体力活，皆被机器轰鸣取代。再也不需要号手领调聚力，那些响彻百年的铿锵呐喊，渐渐退出了渔乡的日常。

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渔家号子被文字记录、被舞台演绎。舞台上的展演工整温柔，却没有风浪的淬炼、汗水的温度，早已不是当年搏海求生的呐喊。机械化渔业让年轻人远离了传统耕海劳作，无人体悟号子与生计、风浪、生命的紧密联结，愿意潜心学艺、坚守传承的人寥寥无几……

海风不息，潮声绵长。遥远的渔家号子，是二界沟刻在滩涂沧海间的文化密码，是古渔雁文明最鲜活的印记。劳作方式终会迭代，古老的声响终会远去，但号子中凝聚的团结不屈、向海而生的精神，早已浸润这片土地，融入二界沟人的血脉筋骨。

# 凌河岸不灭的星光

李 铭

1996年的冬天可真冷，我蹲在朝阳北街的菜摊后面，军大衣裹得紧紧的，手还是冻得生疼。我在菜摊边上打开本子，没人买菜的时候，我就写文章；有人来了，赶紧把本子掖到大衣底下，先顾生意。那年月，卖一天菜挣不了几个钱，可心里头那团热爱写作的火，却怎么也熄不了。

我在菜摊上写了3篇小小说，寄给了朝阳人民广播电台“文学一刻钟”节目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电台不仅播了那3篇小说，连同我写给编辑老师的信也一起播出了。这样一来，我引起了文友的关注。

信和小小说播出后没几天，一个跟我同龄的小伙子辗转找到我，开口就叫我李老师。那时候我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打拼，从来没有人对我用这样的尊称。一声“李老师”叫得我心惊肉跳，尴尬地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来人叫明泉，是凌河岸边中医诊所李永年大夫的儿子。明泉说他爹听了广播，记下了我的地址，非要他来送信不可。那是一封写得工工整整的信，永年叔叔在信里说，他也是文学爱好者，约我去他家坐坐。

我骑着倒骑驴去了永年叔叔的诊所，那是一间不大的诊所，药香混着墨香。永年叔叔是个清瘦的老人，戴着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的。他见了我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那笑容我记了一辈子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写的小说我听到了，写得真好！”

从那以后，永年叔叔的诊所成了我精神上的驿站。有时候带着新写的稿子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带，就是去坐坐，听永年叔叔说话。他不但鼓励我，还帮我介绍朝阳的作家、报社的编辑记者，还两次写信推荐我加入作协。那份温暖，那份被看见、被认可的感觉，比什么都珍贵。

那时候我才明白，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，哪怕只是有人肯认真听你说几句话、肯把你当回事，那点暖意就够你撑过好几个寒冬。永年叔叔从没嫌我写得粗糙，也从没嫌我一身菜叶子味儿，他总是先把茶沏上，再把我的稿子接过去，一页一页看得仔细，连一个标点都不肯放过。

那些年，大小凌河两岸，像我们这样热爱文学创作的人还真不少。有的是教师，有的是农民，有的在工地上搬砖，有的在土里刨食……可到了晚上，灯一亮，铺开稿纸，我们就都成了同一种人。那时候，谁要是得了几个投稿地址，比得了压岁钱还高兴，工工整整地抄在本子上，再传给下一个人。

松岭门中梨树村的朱振山老大哥，是一位文学前辈。那天他坐着班车，颠簸了几十里路，专门到我家来。我们盘腿坐在炕上，谈论文学创作的方法，谈论读书的感受。妻子张罗炒菜买酒，我们喝着酒谈着文学，从中午一直说到天黑。老朱走的时候，我送他到村口，他上了班车，还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喊：“好好写啊，兄弟！”

熟悉以后我才知道，老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大官屯》，辗转了好几年，也没能出版。我那时正好跟中国社会出版社的编辑熟悉，国家六部委搞“情系农家，共创文明”系列公益文化活动，其中一项是通过作家结对帮扶，培育百名农民作家并出版百部农民作品。我的长篇小说《民办教师》和中短篇小说集《村官李八亿》已经被选中。我赶紧打电话跟编辑老师推荐老朱的书，把手稿寄过去。没多久，好消息传来——出版社同意出版《大官屯》。

再后来，永年叔叔也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作品集《医墨轩文集》。他最开心的事，是加入辽宁省作家协会。审核通过的消息是我转告他的，永年叔叔在电话那头乐得像个孩子，非要我去家里吃饭。他说他一辈子行医，晚年还能圆了文学梦，值了。

两年后，永年叔叔患病离世。我看到他的墓碑上刻着一行大字——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。那一刻，我泪如雨下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对于永年叔叔，对于老朱，对于当年那些在菜摊上写小说、在工棚里写诗、在田埂上写散文的人来说，文学从来不是什么敲门砖，不是什么沽名钓誉的工具。文学是我们的命，是黑暗里的一盏灯，是漫长冬夜里互相传递的一星炭火。

大小凌河水日夜不停地流。河两岸，当年那些写作的人，如今都已不再年轻，有的已离开人世，有的还在写。可我相信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心里仍亮着那点星光，虽然微弱，照不亮整个夜空，却能照亮自己的内心。

我们这辈子，虽然渺小，虽然写得笨拙，可能永远也达不到文学的最高境界。可是那天，我站在凌河岸边，望着满天星斗，忽然觉得——我们都是内心有光的人。那光，是从凌河岸边升起来的，是从那些贫苦日子里、废纸堆里、不被看见的角落里，一点一点亮起来的。

它不灭。

我与北方副刊的故事

# 贵在活泼

老 藤

最近关于如何办好报纸副刊的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关注，说明有人读副刊、心里在意副刊，一个话题若是泥牛入海、悄无声息，那倒成了坏事。

我是报纸副刊的忠实读者，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辽宁日报》每天送来，在浏览要闻版后，我便直接翻到副刊版面，每一篇文章我都会仔细阅读。副刊刊登的文章大都短而精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遇到能打动我的妙文还会反复研读一番。多年前我有剪报的习惯，剪报本粘贴收藏的文章大都来自副刊，现在不再剪报，我还保留着在副刊上勾勾画画、写几句眉批的习惯。因为副刊不是天天有，翻阅没有副刊的报纸，我便如吃菜少了点盐一样，不免有些淡淡的遗憾。在省作协工作期间，我尤其注意《辽宁日报》副刊刊发的文学作品，把副刊当作发现和了解辽宁作家创作的重要窗口。我本身也是北方副刊的作者，每次打开《辽宁日报》副刊总有一种熟络的亲切感。《辽宁日报》副刊是一方文学的绿洲，它不仅培养了一批“辽字号”作家，更重要的是让一张严肃的党报变得更加接地气，更加兼具人文精神。

党报，因有了气韵生动的副刊，一份报纸就由平面变立体，进而严肃活泼起来，自然也就扩大了报纸的受众。有人说报纸新闻招客，副刊留客，这话不无道理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长时间、高分贝的合唱效果不一定好，如果结合一些创新方法、寓教于乐的轻音乐，宣传教育会更有感染力。仅从文学来看，副刊对人在思想上的感召并不比新闻小。今天，人们也许不会记住当年的《晨报》都刊登了哪些新闻，但很多人都记住了《晨报》副刊连载的《阿Q正传》。报纸副刊因为读者面广，时效性强，其传播力不容小觑。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、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、杨朔的《荔枝蜜》等，都是发表在报纸副刊并成为经典之作。

副刊与新闻的互补性成就了一份完整意义上的报纸。办好副刊是对报纸影响力的必要加持，更是办报人奉献给读者的精神福利。那么怎样才能把副刊办得富有特色、凝聚读者呢？办法固然很多，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持副刊的活泼性。活泼性包括形式活泼、内容活泼、风格活泼。对于副刊来说，只有做到了活泼，才能与严肃的时政新闻形成互补，真正体现出明体达用、体用贯通的叙事效果。

# 十月，康平

关英贤

十月的风从卧龙湖的苇尖掠过，钻进康平大地的田野。这是康平一年里最热闹最沉实的季节，每一寸黑土都托着满当当的收成，每一条田垄里都流淌着庄稼人藏了一整年的盼望和笑声。

花生地是秋天最热闹的地方，拔出一把花生秧，根须上结满密密麻麻白色果子。去年院士带来的增产技术在这里扎根，根瘤菌在土里悄悄忙活了一整夏，把空气里的氮变成养地肥料，示范田亩产多收几十公斤。搭载北斗导航播种机划出的田垄，笔直得像木匠用墨线弹过。滴灌带在田垄间铺得平平整整，宛若工整的七律诗行。从前靠天吃饭的沙土地，如今靠良种良法，把小花生种成脱贫致富大产业，康平县海洲窝堡乡的花生不但走出省门，而且走向全国。

玉米地是十月康平最壮阔的海。收割机开进去，铁齿飞转间就把整株秸秆吞掉，脱粒后的金粒顺着管道卸进车斗，扬起细碎的金尘，释放成熟的香。留下满地齐整的秸秆茬子，等待进一步转化为有机肥，生长于土地，服务于土地。机器进不去的田埂边角，我挎着柳条筐钻进去，掰下饱满的棒子。棒子像我在键盘上敲出的文字，带着清脆的响声穿越黑土地。

高粱则举着被阳光烧得通红的穗子，在田野里站成一排排火把，辉映着太阳。大豆荚在枝丫上憋得褐亮，风一吹就哗哗地晃，稍不注意就会蹦出圆滚滚的金豆。从前收秋要靠全村人换工，如今的康平秋收，早就不是从前全靠人力起早贪黑劳作，而是收割机在连片的田里来回穿梭，几天就能把从前要忙半个月的活干完。

十月的康平，没有虚浮的热闹和浮夸，黑土地把一整年的阳光、雨露和农人的汗水，都酿成了满场院里的收成。这些在田埂上流过的汗水，这些在热炕头上唠过明年种啥新品种的家常嗑，秋收后都变成了仓房里冒尖的粮食，变成了农人眼角藏不住热火朝天的日子。这片被卧龙湖滋养着的黑土地，被万亩松坚韧的绿浸透的坚强，从来不会辜负弯腰辛勤的劳作，它把最厚重最沉实的馈赠，实实在在交到每一个守着庄稼过日子的农人手里，把丰收的长卷铺满康平金色的十月。